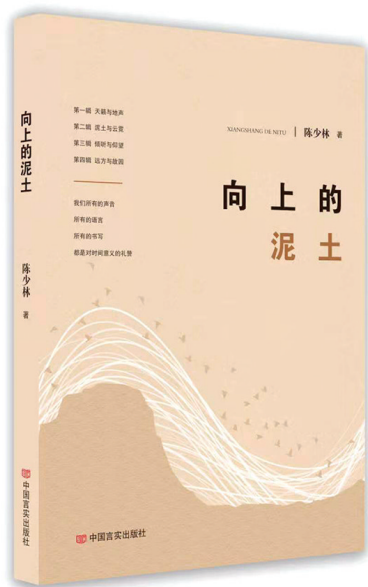


《向上的泥土》自序与跋

陈少林



《向上的泥土》
陈少林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21年7月出版

自序 时间的意义

科学家推测，宇宙诞生于一百三十八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那么据此，我们就完全可以认为，在我们人类出现之前，时间就已经产生并运行了一百三十多亿年。无疑，在未来，时间仍将存在并推进许多亿年。

但我们却看不到时间。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日升日落、花荣花枯、潮来潮去、生老病死这些时间的杰作，而时间本身的身影，我们一丝一毫都触摸不到。

时间还催动另一种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对时间的敬畏，那就是风。风是时间的擂鼓手，在时间的号令下，风把植物吹得东倒西歪，把水吹得波涛汹涌，但我们也同样看不到风的形状。

这真是个奇妙的世界！

我常常幻想，假如我们能看见时间的形状，就像能看到经由天空、星辰、大地、山岳和江河湖海以及房舍、草木等所分割、所标示、所映衬、所呈现的空间那样，我们的世界会是怎样的？会更奇妙吗？

但这样的幻想其实是无意义的，因为时间的形状不存在；这样的幻想其实又是有意义的，因为时间无处不在，它创造了我们的生命，构建了我们的生活，推动了大自然的循环往复，开辟了人类历史、现在以及未来。

一切的无意义其实都是有意义的，宇宙和地球的存在绝不是为了空置，曾经、现在以及未来，地球上所有动植物的存在也绝不是造物主的率性而为，所有的存在物，都自有其使命。而时间就是一切意义的总成。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所有的声音，所有的语言，所有的书写，都是对时间意义的礼赞。

2019年1月22日，我在《中国文化报》副刊发表了一首《时间的意义》的同题诗。我对时间的意义，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礼赞。且将此诗作为本书序言的结语——

除了日历，谁看到了时间的榫头/是朝内还是朝外？/日历是纸制的/它可以用来标新除旧，但仅此而已//希望改变的是否已经改变/有了改变的是否让人欢喜/我们的胡须有一天/在反复的刮剪中/发现了白的成分/心里咯噔一下//新的一年又来了，蓦然回首/旧的一年拖在脚后/与许多的旧年连绵在一起/形成回不去的时间之河//但到底是时间扔下了我们/还是我们扔下了时间/这是我们一生/所有问题中最无意义的问题/那就辞旧迎新吧/让高分贝的爆竹成为前行的动力

跋 早晨的馨香

这是我的第二部散文集。

当我连续用三个夜晚把它初步编成，打开屋门时，才知道第四天实际已经从东方天际缓缓却又坚决地降临。有一抹鲜艳的朝霞正向我袭来，把我连同排迟桂花树化成了新一天最早的一批主人。

我就这样站在杭州半山麓的这排迟桂花树下，一会儿面向皖江方向，一会儿又环顾四面八方。无数契合我生命名字从我的心海纷纷涌出。我仿佛看到我从没见过面的高祖父、曾祖父、祖父这三位乡村塾师从历史深处向我发出了欣慰的微笑。仿佛看到父亲还有三位伯父从天堂的一隅向我竖起了赞赏的拇指。我忽然感悟到，我之所以书写，其实是为了完成先人给我布置的作业，为了接受他们的传承，并向他们致敬。

需要感谢，必须致敬的，还有许多我的老师。小学和中学时的鲍凯奎、汪旭华、夏文胜、程大中、丁毅然等老师，他们无不对我的作文予以最慷慨的赞赏，使我深受鼓舞。写作投稿过程中，报刊社的大多我连面都未见过的老师，他们不吝给我的作品大量发表的机会，使我得以在创作的过程中顺利成长。

必须感谢的还有我的各位亲人，他们以各种方式包容和支持了我，使我在艰难却也是温馨的环境中能够坚持写作。

东方既白，大地之上，经历黑夜遮蔽的山川河流，愈发明艳。迟桂花细小金黄的花瓣，嵌满枝杈，镶满路肩。世界馨香一片。

忽然，一只麻雀，从霞光中沐着朝露而来，落到一棵桂花树最逸向路边的一处枝头上，弹起了一丝只有它自己才能感受到的极轻微的风。它默然地望了我一眼，就在这一瞬间，让我电光石火般想起了我的一首诗，于是在这个早晨最后的一缕馨香中，我口吟诗香而归——

零距离，此时等于一万里/一万里也不过一瞬间/一只鸟/拥有一颗星球//它承载的是整个宇宙的倦怠、孤独和虚空//一粒稻子 一只虫子 一滴水/懂得它的心思/正如，一本书 一支乐曲 一只行囊/知晓我的乡愁//宿命的芦花，开出了限度/开出一层又一层巢的高度//渚上已无沙白/风动掠过芦枝/流水的旧语/再也打不湿嘹尖的风尘//留白回归到天空/不足以安置一只鸟的游戏/天光逝而又生/它咽下全部的心声//它来自何处/又将归于何方/嘘，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一只鸟的沉默》）



传承工匠精神，根植创新力量

——读长篇小说《大国工匠》

孙阳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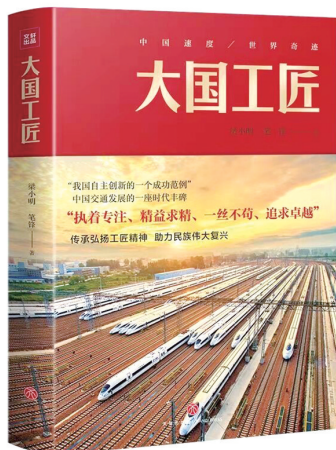
“狂飙突进的高铁发展史，世代传承的大国工匠魂”，这是梁小明、笔锋的长篇小说《大国工匠》带给读者最单刀直入似的体悟。滨江机车厂的几代人在坚守与曲折的迷茫中踔厉奋进，在低调与沉稳的抉择中砥砺前行，在传承与创新的洪流中勇往直前，狂飙突进般在困顿、彷徨、追赶的裂变里“撕”出一条高铁创业路。“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大国工匠精神最恰到好处的注解，成为了滨江机车厂几代人流淌在血脉里的传承，成为了广大普通劳动者脚踏实地的践行，更成为了中国新时代必将坚守的核心竞争力。

《考工记》有云：“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工匠精神无论如何都离不开工匠这个主体，离不开工匠一代代的传承，《大国工匠》中的大量人物不是圣人，而是立足于滨江机车厂的一个个普通人。师太爷杜立德一生追求艰苦奋斗、丁是丁卯是卯的敬业精神，即便年近八十，依旧坚持用手工锉挫好每一个工件。师爷何三宝作为国家铁道部指示滨江机车厂派往坦桑尼亚与赞比亚两国的外援队伍总指挥，注重师学传承，带好每一名徒弟，教好每一名学生，却因一次意外的车祸与十三名优秀工匠客死他乡。如今已成为师傅的师兄弟俩，杨建国与宋卫国即使生活中吵架拌嘴、磕磕碰碰，但一进入机车厂，就把生活中的争强好胜化为工作中的精益求精，以超出厂规的工匠标准严格要求自我。他们的新一批徒弟，张俊生、屈正财、赵老五等人也是在师傅们的言传身教下，一步步成长并成为滨江机车厂的中流砥柱。《大国工匠》中的每个普通人都在做着最普通的事情。思考让列车如何刹得更稳的宋飞，面对委培在西南交通大学，毕业后就能成为车厂领导的光明仕途，放弃学业来到技校，励志成为一名受人敬仰又技艺高超的大国工匠。面对不懂变通“一根筋”的德国人，他以更加严谨细致的态度致以敬意，完全按照欧洲标准来严格控制制动弯管的含铬、含碳量及弯曲度，在外国人的轻视与傲慢下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在改革浪潮中寻求新发展的何向华，面对日渐走向颓势的滨江机车厂，引进吸收，师夷长技，在不断吸纳人才和学习技术的基础上，致力于研发我们自己的高速机车。面对股份等金钱的诱惑，毅然发出关于质量与名誉的三大诤问，当机立断采购一律招标、推动配件供应处职能改革，主动出击，严把质量关。

杜立德、何三宝、杨建国、宋卫国、张俊生、屈正财、赵老五、宋飞、何向华……《大国工匠》将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融入其中，充分实现了当下文学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经验的价值关注，拓宽了文学在生活世界中的触须所及。碎片化的美学捕捉与总体性的时代想象有效融合，他们的故事虽然一地鸡毛、磕磕绊绊，但“人物之小”互恰“时代之大”，在爱与执着中不断寻幽入微，在颓废失意间彰显微言大义。“文学是认识生命，解释生命的”，作者梁小明、笔锋笔下的人物与故事没有凌空虚蹈的姿态，却带给了读者长久新鲜的审美体验和感受。如今的长篇小说，并不缺乏抗争与冲突下的现实主义创作，以抗争与斗争彰显现实力量固然是好，但平凡的、悲悯的、浪漫的情怀与现实主义仍不分离，《大国工匠》亦是选择了这条路线，既体现着生命的本真，也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虽然写的是一堆普通人，讲了一些普通事，但在普通的事情中融入“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就是不平凡的大国工匠精神，《大国工匠》的精神内核便在于此。

《大国工匠》没有追求一种英雄主义式的荣誉感与成就感，而是选择了耐心细致地讲述自己笔下人物的故事，发出他们应该发出的“接地气”的声音。岁月不曾饶过谁，以杨建国和宋卫国为代表的老一代大国工匠已走到退休或者提前退休的边缘。面对着滨江机车厂在大刀阔斧的改革中一步步好起来，他们打心里高兴。可是随着公司的快速发展与新生产线的不断上马，学习能力赶不上趟的他们，无论是操作还是管理起来都会遇到困难。他们与生活、奉献了十几年的滨江机车厂感情愈浓，也就愈发感觉到年轻人成长、成熟的律动，愈发感觉自己正在被时代的浪潮一浪又一浪地推上历史的沙滩。如何更好传承？如何更优创新？这大抵是《大国工匠》这本书，是时代留给我们的，最应当思考的问题。



《大国工匠》
梁小明、笔锋 著
天地出版社